

## 意犹未尽

# 守望

■钟宏文

回想8月21日女排夺冠,是令人难忘的。这是时隔12年后,中国女排重新赢得奥运会冠军,再次站在了奥运之巅。

至今我仍能记得小时候,为了看赵蕊蕊、周苏红、冯坤这些老队员在雅典奥运会排球场上的飒爽英姿,每逢她们比赛我都让父母叫醒我起床观赛。毕竟凌晨嘛,还在睡梦中。咱们一家子就盯着电视机关注着她们的每一场比赛,每场都是那么的惊心动魄,每一次都让我热泪盈眶。

这一晃,多少年过去了,女排一路所经历的起起落落实在太多。时隔12年,一支全新的女排又回来了,顽强而又坚定,她们再次杀入奥运决赛,并成功夺得金牌。她们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女排精神仍在!

犹记21日上午11:19分,中国女排3:1战胜荷兰队。那时候的我刚刚下课在刷着手机,女排夺冠的消息似乎是山洪暴发般不断地从手机上传来,滴滴滴的声音响彻整个教室。

我太激动了,竟忘乎所以在教室

里高喊“女排夺冠了女排夺冠了女排夺冠了”!那一刻我热泪盈眶……

其实在那天出门前,还有很多朋友、老同学在我说他们不敢看,特别想哭,他们在看女排姑娘们对战巴西队时又要擦手心流的汗,又要擦流下的眼泪,到了决赛更不敢去看了。

但是我注意到,在微博上,密密麻麻的都是网友留下的“决赛加油,女排姑娘们加油!”的评论。

想想女排姑娘们这次进决赛真的不容易,她们在小组赛输掉三场的情况下,在全场的喝倒彩中,战胜了东道主,两届奥运会女排冠军得主巴西女排,我个人真的觉得已经很好了,我为她们而感到高兴。

在半决赛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在比赛场上郎平指导喊得嗓子都快哑掉了。在网上看到了赛后郎平指导抱着姑娘们哭成泪人,接受采访的时候,她激动得全程哽咽。

女排在中国人心中,我觉得一直是一个特别的存在,不是有人说过吗?有一种集体记忆叫做“中国女排”?是的,在我们的心中,有一种记忆叫“中国女排”。在我们的心里,有一种精神叫“中国女排”!

姑娘们再一次捍卫了中国女排的荣耀。今年的奥运会赛场,郎平在谁也不看好中国女排的情况下,带着姑娘们打了一场硬仗,打出了老女排精神。

什么是老女排精神?郎平说:“就是打不垮拖不烂的那种队伍。”

可能很多朋友都看过2015感动中国十大年度人物颁奖盛典吧。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一段段感人的故事,每一个都触动内心最柔软深处,每一滴感动的泪水都向他们流淌去。

在获奖的十位感动中国人物中,最让我感慨的还是“铁榔头”郎平。当她走上领奖台的瞬间,仿佛又看到了我们这代只能在资料片中看到的三十年前她在赛场上那让人揪心又让人信赖的一记重扣,听到了我们这代只能在资料片中听到的宋世雄老师那熟悉和喜爱的机关枪式的播报,感受到的全世界排球球迷近乎癫狂的场景。

组委会给郎平指导的颁奖词是这样写的:临危不乱,一锤定音,那是荡气回肠的一战!拦击困难、挫折和病痛,把拼搏精神如钉子般砸进人生。一回回倒地,一次次跃起,一记记扣杀,点染几代青春,唤醒大国梦想。因排球而生,为荣誉而战。一把铁榔头,一个大传奇!

是啊,这点染了几代青春啊!唤醒我们关于大国、关于强国,关于拼搏,关于梦想的一切。为荣誉而战!她永远是那一把不服输的铁榔头,一个不朽的传奇!

三个十年了,郎平克服重重困难

再一次领着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回到了世界冠军的领奖台。

郎平说:“我们一直在等待,中国女排的精神一直都在,并不会因为输赢而改变。我觉得这就是女排精神的传承。”

关于女排,关于女排精神。30多年来,中国女排战绩屡有浮沉,但正如郎平指导所说,“女排的精神一直都在”。

有人说:“女排赢了,但也不必过分强调什么女排精神。不必过分夸大这种精神的作用,也没必要总是生活在过去的女排世界里。在我看来,这一届女排的荣耀,只属于她们自己。”

我想说的是中国女排一直以来都是国人的骄傲,我们每一个人,或许都能被这种精神所感动并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动力。

无论何时它都不会褪色,无论何时我们都能在这种精神中汲取更多的砥砺前行正能量,都能从这种精神的共振中找到我们那发自内心对祖国的自豪感和自信心。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使命。人生一世,草生一春。一生很短,却又很长。也许,有时那只是短暂的一瞬,却足以在脑际留下永久的印痕,愿有更多的年轻人成为这个时代精神的守望者。

## 世相百态

# 猫

■阿桑文

动身回国的那个黄昏,我们从琳琅满目的大巴扎出来,在导游的带领下,前往一处手工艺品体验中心。我们沿着地下水宫前的这条路,往苏莱曼清真寺方向走,再沿着这个清真寺外的围墙走两百米,就到了这个深居在一堆老旧民房中的手工艺品体验中心。在进入那个绿藤遮掩的小门前,我看见一只黑白花的猫,悠闲地趴在清真寺的院墙外,似乎见过世面,见过大事,对我们这个二十多人的旅游团的突然造访,它熟视无睹。

到达伊斯坦布尔的第一天下午,女导游带着我们去迦拉达大桥西侧的码头,乘游船游览博斯普鲁斯海峡。看见很多当地的人,不仅仅是老人,躺在蔚蓝的海峡边的礁石上,静静地享受着傍晚的阳光。我看见那只猫的时候,突然间就想起了这些悠闲的老人。虽然在他们目之所及的地方,到处飘扬着军人政变时插起来的红旗,这些红旗尚未褪色,而这个国家的人民就似乎淡忘了。

然而,走在街头上,随处可见的警察和士兵,荷枪实弹,三两个人守一个点。在接下来两天的行程里,我们乘着当地旅游公司的大巴,能够清楚地看见那些密布的岗哨和端着枪的哨兵。

也许是这个国家的人民,习惯了军事政变,习惯了恐怖袭击。被导游带到香料市场购物的时候,那些能说几个中文词语的商人,一边精明地跟我谈着生意,一边吓唬我,随便指着那个留胡子的人说,那是个恐怖分子。

我所进入过的巴扎以及托普卡帕皇宫,安保措施似乎做得很严密,进门需要安检。进巴扎的安检稍微简单,安保人员手持探金属探测器,在你身上扫一扫,就通过了。进入托普卡帕皇宫则跟过机场安检一样。我注意到,大门两侧站着士兵,进门后一处路口,也站着士兵,他们的枪时刻端在手上。不过,对于东亚面孔的人,士兵们还是很友善,征得同意后,我们可以跟士兵合影留念。

9月6日晚上,我们从卡里耶博物馆边的阿斯廷餐馆赴所谓的宫廷宴回来,看新闻说,袭击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的恐怖分子,正窝藏在伊斯坦布尔。第二天早晨,看见同行的人在微信群里说,深夜听见两声枪响,并且有鼻子有眼地说自制武器爆破的声音。我们未免有点紧张。不过,此前一天,我们游览完博斯普鲁斯海峡,在海峡大桥下的雷纳·科瑟巴斯餐馆用餐后,回到酒店,也是深夜11点多。两个夜晚,我们都觉得街头很平静。深夜巴士里面,偶尔遇到裹着黑头巾的穆斯林妇女,跟我们一样,都昏昏欲睡。

这座亚欧交界的城市虽然刚刚经历过军人政变的阵痛,但是景区游人密集,而且每一家餐馆也几乎是爆满的。土耳其航空公司的董事会主席伊利凯·艾吉先生在欢迎我们来自远东17个国家120多名记者的访问团时,动情地说,在成为世界各大报纸头条的那些日子里,他们的国家和人民就一直在努力,让生活回归平静。

我们从手工艺品体验中心出来的时候,那只伊斯坦布尔的猫已从清真寺的围栏离去。暮色渐浓,唱着古兰经的宣礼声,满街响彻。

文苑投稿邮箱:  
zfk@yptimes.cn, 欢迎投稿



微距 ■朱林桦

## 岁月悠悠

# 小野鸭

■朱建新文

那一年,我们来到北大荒。

我们连队属21团,和相邻的20团隔着一个很大的草甸子。那是一片一望无际的沼泽地,一大片水汪汪的腐草黑土地上,铺满了北大荒特有的塔头草墩子。

北大荒,三件宝,人参、貂皮、乌拉草。所说乌拉草在这片草甸子里就能找到。刚到北大荒时,我们还缠着老乡帮我们找。那时,正是珍宝岛战役刚结束,战争气息依然浓重,军队调动频繁。特别是晚上,军车、大炮、坦克的轰鸣声响彻不停,却不见一点灯光。我们连队附近的国防公路是通往珍宝岛前线的唯一通道,因

为大草甸的缘故,公路只能绕着通行,以致拐了很大一个弯。那年,兵团领导当机立断,让国防公路直穿大草甸子。民工们日夜兼程,先在靠近20团的大草甸子里的蛤蟆通河上,架起蛤蟆通河大桥。然后沿着大桥修筑起直穿大草甸子的国防公路。这条公路的修成,让我们连队沾了不少光,平时要去蛤蟆通河上钓鱼、游泳,或者到大草甸子里新开垦的荒地干活,都节省了不少时间。

那时,我的业余时间常花在钓鱼上。记得有一个星期天,一上午钓鱼也没有多少收获。临近中午时,我沿着蛤蟆通河走上桥,发现桥的另一边,不少人围着路边的一个水泡子周围在吆喝。蛤蟆通河上的水泡子有不少,大的有五六十平方米,小的也有六七平方。深浅不一,全是一汪汪的清水。水泡子周围长满柳条子、野草、野花,水中还有野菱、睡莲等,甬提有多漂亮。

原来这个水泡子里出现了一群小野鸭,不知让谁发现了,一经吆喝,大伙儿都围过来了。起初,还能看见几只小野鸭的身影,像鱼似的在水底快速滑动,过了一会就无影无踪了。大伙儿全都屏住呼吸,眨巴着眼睛,全神贯注地在水面搜索。好几分钟过去了,水泡子里依然没有一丝水的涟漪。让人真奇怪,这些小野鸭还能在水底憋那么长时间,也不呼吸空气?忽然,对面有人在吆喝,顺着声音望过去,那边的一簇野菱叶在微微颤动。随即,一个小小的水花掠过,紧跟着就是一团小小的黑影扎向水泡子深处。不用说,那是一只惊慌失措的小野鸭。大伙儿更加兴奋,不找到小野鸭就不肯罢休。

终于,在我眼前的水泡子里也有了动静。生长在水里的一簇不知名的野草中,悄悄地冒上来一只毛茸茸的小脑袋,深褐色的小嘴露出了水面,无声无息。没错,那是一只小野

鸭!我慢慢地蹲下身子,两手朝水中迅速出击,一下就捉住了它。

我把小野鸭带回了宿舍,只见它浑身毛茸茸的黑中带黄,深褐色的小嘴有着玛瑙般的光泽,非常漂亮。大伙儿都很喜欢,有人还掰了一大块馒头喂它,可它就是不吃,也不肯喝水,只是在宿舍里满地乱跑,嘴里叽叽直叫,没完没了。这般折腾可真的谁也受不了,看来驯化小野鸭是没戏了。中午吃完饭,我就带着小野鸭来到离我们宿舍不远的草甸子里。一松手,小野鸭就飞快地钻进草甸子,一边跑一边还叫,一会儿就没了踪影。

这是四十多年前发生在北大荒的事。每当我想起这只小野鸭,心里就有些后悔。那时不应该把它带离蛤蟆通河的水泡子,使它离开了它的兄弟姐妹,离开了它的妈妈。草甸子离它原先呆的水泡子有很长一段距离。也不知小野鸭还能再找到它的妈妈和它的兄弟姐妹?